閒情偶寄

閒情偶寄六卷目次

聲容部

閒情偶寄

薰陶

點染

閒情偶寄卷之六

湖上笠翁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仝訂
男　將芳巖六

聲容部

選姿第一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之大賢擇言而發。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數爲是論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強之使無耳。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好之不惟

損德且以殺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還吾性中所有聖人復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爲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清矯儉者爲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不則好之實所以惡之憐之適足以殺之不得以紅顏薄命藉口而爲代天行罰之忍人也予一介寒生終身落魄非止國色難覯天香未

遇即强顏陋質之婦能見幾人而敢謬次首

奢侈談歌舞貽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

緣雖不偶興則頗佳事雖未經理實易諳想

當然之妙境較身醉溫柔鄉者倍覺有情如

其不信但以往事驗之楚襄王人主也六宮

窈窕充塞內庭握雨攜雲何事不有而千古

以下不聞傳其實事止有陽臺一夢膾炙人

口陽臺今落何處神女家在何方朝爲行雲

暮爲行雨畢竟是何情狀豈有踪跡可考實

事可纏綿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傳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譜而爲法未有不入閒情三昧者凡讀是書之人欲考所學之從來則請以楚國陽臺之事對

肌膚

婦人嫵媚多端畢竟以色爲主詩不云乎素以爲絢兮素者白也婦人本質惟白最難常有眉目口齒般般入畫而缺陷獨在肌膚者豈造物生人之巧反不同于染匠未施漂練之力而遽加文采之工乎曰非

開場井云此句妙論不易何處得來乎尚在都門人試南方有異人至予以管余嘗叉

然白鄭面色易也。昂言乎難。是物之生。皆視根本。何色枝葉亦作何色。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若其血色淺紅結而爲胎。雖在黑白之間。及其生也。豢以美食。處以曲房。猶可日趨于淡。以腳地未盡繡也。有幼時不白。長而始白者。此類是也。至其血色深紫。結而成胎。則其根本已繡。全無腳地可漂。及其生也。即服以水晶雲母。居以玉

凡看怪物否于亦以等若對試讀此書即知予言不謬

殷璧樓亦難望其變深爲淺但能守舊不遷不致愈老愈黑亦云幸矣有富貴之家生而不白至長至老亦若是者此類是也知此則知選材之法當如染匠之受衣有以白衣使漂者受之易爲力也有以白衣稍黃而使漂者亦受之雖難爲力其力猶可施也若以既染深色之衣使之剝去他色漂而爲白則雖什伯其工價必辭之不受以人力雖巧難拗天工不能強既有者而使之無也婦人之白者易相黑者亦易相惟在黑白之間者相之不易有三法焉而黑于身

余嘗心云此話議論藝

者易白身黑于面者難白肌膚之黑而嫩者易内黑而麁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易白黑而緊且實者難白面黑于身者以面在外而身在内在外則有風吹日晒其漸白也為難身在衣中較面稍白則其由深而淺業有明徵使面亦同身藏之有物其驗亦若是矣故易白身黑于面者反此故不易白肌膚之黑而嫩者如綾羅紗絹其體光滑故受色易退色亦易稍受風吹略經日照則深者淺而濃者淡矣麁則如布如毯其受色之難十倍于綾羅紗絹至欲退之其

于石破天驚些裁其身藏類絲而口翻勝房孝乎

工又不止十倍肌膚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而粗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猶紬緞之未經熨靴與履之未經楦者因其皺而未直故淺者似深淡者似濃一經熨楦之後則紋理陡變非復曩時色相矣肌膚之寬者以其血肉未足猶待長養亦猶待楦之靴履未經燙熨之綾羅紗絹此際若此則其血肉充滿之後必不若此故知寬者易白緊而實者難白相肌之法備乎此矣若是則白者嫩者寬者爲人爭取其黑而粗緊而實者遂成棄物乎曰不然薄命盡出

吳成云郵啟語却是實錄

紅顏何福偏歸陋質。此等非他皆素封伉儷之材。蓋命夫人之料也。

眉眼

面爲一身之主目又爲一面之主相人必先相面而人盡知之相面必先相目人亦盡知而未必盡窮其秘吾謂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得而後觀其形體形體維何眉髮口齒耳鼻手足之類是也心在腹中何由得見曰有目在無憂也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觀眸子子輿氏筆之于書業開風鑑之祖于無事贅陳其說

但言情性之剛柔心思之愚慧四者非他即異同花執爨之分途而獅吼堂與溫柔鄉接壤之地也目細而長者稟性必柔目麤而大者居心必悍目善動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聰慧目常定而白多黑少或白少黑多者必近愚蒙然初相之時善轉者亦未能遽轉不定者亦有時而定何以試之曰有法在無憂也其法維何一曰以靜待動一曰以卑矚高目隨身轉未有動蕩其身而能膠住其目者使之乍往乍來多行數武而我迴環其目以覘之則秋波不轉而自轉

此一法也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臺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軀以矚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環轉其睛以避我雖云善動者動不善動者亦動而勉强自然之中卽有貴賤妍媸之別此又一法也至于耳之大小鼻之高卑眉髮之淡濃唇齒之紅白無目者猶能按之以手豈有識者不能鑒之以形無俟嘵嘵徒滋繁瀆

眉之秀與不秀亦復關係性情當與眼目同視然眉

眼二物其勢往往相因眼細者眉必長眉粗者眼必巨此大較也然亦有不盡相合者如長短粗細之間未能一一盡善則當取長恕短要當視其可施人力與否張京兆工於畫眉則其夫人之雙黛必非濃淡得宜無可潤澤者短者可長則妙在用增粗者可細則妙在用減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而人多忽視之者其名曰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後人力可施其巧眉若遠山眉如新月皆言曲之至也即不能酷肖遠山盡如新月亦須稍帶月形略存山意或彎其上而不

窮筆妙
寫狀手
描絕

灣其下或細其外而不細其中皆可自施人力其忘平空一抹有如太白經天又忘兩筆斜冲儼然倒書八字變遠山為近濃反新月為長虹雖有善畫之張郎亦將畏難而却走非選姿者居心太刻以其為溫柔鄉擇人非為娘子軍擇將也

手足

相女子者有簡便訣云上看頭下看腳似二語可概通身矣予怪其最要一着全未提起兩手十指為一生巧拙之關百歲榮枯所係相女者首重在此何以

略而去之且無論手嫩者必聰攝尖者多慧臂豐而腕厚者必享珠圍翠繞之榮即以現在所需而論之手以揮絃使其指節纍纍幾類彎弓之決拾手以品簫如其臂形攘攘幾同伐竹之斧斤抱枕攜衾觀之興索捧卮進酒受者眉攢亦大失開門見山之初着矣故相手一節為觀人要着尋花問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難言之矣選人選足每多窄窄金蓮觀手覩人絕少纖纖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難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覯也須知立法不可不嚴至于行法

殷成云此則不知情足矣矣

照不容不恕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細之中取其一得即可寬恕其他矣至于選足一事如但求容小則可一日了然倘欲由麄以及精盡美而思善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昔不可求而可遇者也其累維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巳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鼻攢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昔有人謂予日宜與周相國以

千金購一麗人名爲抱小姐因其腳小之至寸步難移每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乎曰果若是則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數錢可買奚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蓮卽曰行行如玉立皆謂其腳小能行又復行而入畫是以可珍可寶如其小而不行則與刖足者何異此小腳之累之不可有也予徧游四方見足之最小而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莫過于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飛

男子有時追之不及然去其弓波小襪而撫摩之猶覺剛柔相半即有柔若無骨者然偶見則易頻遇爲難至大同名妓則強半皆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及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于此者向在都門以此語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間擁二妓一晉一燕皆無麗色而足則甚小予請不信者即而驗之果覺晉勝于燕大有剛柔之別座客無不翻然而罰不信者以金谷酒數此言小腳之用之不可無也噫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

大意而已矣

驗足之法無他只在多行幾步觀其難行易動察其勉強自然則思過半矣直則易動曲卽難行正則自然歪卽勉強直而正者非止美觀便走亦少積氣大約積氣之生皆強勉造作之所致也

態度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世人不知以爲美色烏知顏色雖美是一物也烏足移人加之以態則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卽是尤物卽可移人則

余澹心云千古善狀美人者莫過陳思王洛神

今時絹倣之美女畫上之嫦娥其顏色較之生人豈止十倍何以不見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鬱病耶是知媚態二字必不可少媚態之在人身猶火之有焰燈之有光珠貝金銀之有寶色是無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是以名爲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說之事也凡女子一見卽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已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爲難者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說之事也吾于態之一字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體物之工使以我作天地鬼神形

體吾能賦之知識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之態度我實不能變之化之使其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也態之爲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艷者愈艷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姸無情之事變爲有情使人暗受籠絡而不覺者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色便可抵過六七分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一倍當兩倍也試以二三分姿色而無媚態

之婦人與全無姿色而止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或與人各交數言則人止爲媚態所惑而不爲美色所惑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以少敵多且能以無而敵有也今之女子每有狀貌姿容一無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者皆態之一字之爲祟也是知選貌選姿總不如選態一着之爲要態自天生非可强造强造之態不能飾美止能愈增其陋同一顰也出于西施則可愛出于東施則可憎者天生强造之別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

傳。獨相態一事。則予心能知之。口實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噫。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爲物也何如。其爲事也何如。豈非天地之間一大怪物。而從古及今。一件解說不來之事乎。諸予者曰。既爲態度立言。又不指人以法。終覺首鼠。蓋亦舍精言粗。略示相女者以意乎。予曰。不得已而爲言。止有直書所見。聊爲榜樣而已。向在維揚。代一貴人相妾。靚粧而至者不一其人。始皆俯首而立。及命之擡頭。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擡。一人嬌羞靦腆。強

之數四而後擡一人初不即擡及强而後可先以眼光一瞬似于看人而實非看人瞬畢復定而後擡及人看畢復以眼光一瞬而後俯此即態也記曩時春遊遇雨避一亭中見無數女子妍媸不一皆踉蹌而至中一縞衣貧婦年三十許人皆趨入亭中彼獨徘徊簷下以中無隙地故也人皆抖擻衣衫慮其太濕彼獨聽其自然以簷下雨侵抖之無益徒現醜態故也及雨將止而告行彼獨遲疑稍後去不數武而雨復作仍趨入亭彼則先立亭中以逆料必轉先踞勝

地故也然億雖偶中絕無驕人之色見後人者反立簷下衣衫之濕數倍于前而此婦代爲振衣姿態百出竟若天集衆醜以形一人之媚者自觀者視之其初之不動似以鄭重而養態其後之故動似以徜徉而生態然彼豈能必天復雨先儲其才以俟用乎其養也出之無心其生也亦非有意皆天機之自起自伏耳當其養態之時先有一種嬌羞無那之致現于身外令人生愛生憐不俟娉婷大露而後覺也斯二者皆婦人媚態之一班舉之以見大較噫以年三十

許之貧婦止爲妾態稍異遂使二八佳人與曳珠頂翠者皆出其下然則態之爲用豈淺鮮哉

人問聖賢神化之事皆可造詣而成豈婦人媚態獨不可學而至乎予曰學則可學教則不能人又問旣不能教胡云可學予曰使無態之人與有態者同居朝夕薰陶或能爲其所化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鷹變成鳩形爲氣感是則可矣若欲耳提而面命之則一部廿一史當從何處說起還怕愈說愈増其木强奈何

修容第二

婦人惟仙姿國色。無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即不能免于人力矣。然予謂修飾二字。無論妍媸美惡。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材。七分妝飾。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則有七分人材者。可少三分妝飾乎。即有十分人材者。豈一分妝飾。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若是則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講矣。今世之講修容者。非止窮工極巧。幾能變鬼爲神。我即欲勉竭心神

創爲新說其如人心至巧我法難工非但小巫見大巫且如小巫之徒往教大巫之師其不遭噴飯而唾面者鮮矣然一時風氣所趨往往失之過當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勝于一人一日務新于一日趨而過之致失其眞之弊也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帛細腰非不可愛高髻大袖非不美觀然至餓死則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

不知者以爲嘲風嘯月

不美觀直與魑魅魍魎無別矣此非好剃勝
好高髻大袖者之過乃自爲餓死自爲一尺
自爲全帛者之過也亦非自爲餓死自爲一
尺自爲全帛者之過無一人痛懲其失著爲
章程謂止當如此不可太過不可不及俾有
遵守者之過也吾觀今日之修容大類楚宮
之末條著爲章程非草野得爲之事但不經
人提破使知不可愛而可憎聽其日趨日甚
則在生而爲魑魅魍魎者已去死人不遠矣

之書焉知爲移風易俗之書哉

腰成一縷有餓而必死之勢哉予爲修容立說實具此段婆心凡爲西子者自當曲體人情萬毋遽發嬌嗔罪其唐突

盥櫛

盥面之法無他奇巧止是濯垢務盡面上亦無他垢所謂垢者油而已矣油有二種有自生之油有沾上之油自生之油從毛孔沁出肥人多而瘦人少似汗非汗者是也沾上之油從下而上者少從上而下者多以髮與膏沐勢不相離髮面交接之地勢難保其

不侵況以手按髮按畢之後自上而下亦難保其不稍挨擦挨擦所至之處即生油發亮之處也生油發亮于面似無大損殊不知一日之美惡係焉面之不白不勻即從此始從來上粉着色之地最怕有油有即不能上色倘于浴面初畢才經搽粉之時但有指大一痕爲油手所污迨加粉搽面之後則滿面皆白而此處獨黑又且黑而有光此受病之在先者也旣經搽粉之後而爲油手所污其黑而光也亦然以粉上加油但見油而不見粉也此受病之在後者也此

二者之爲患雖似大而實小以受病之處止在一隅不及滿面闔人儘有知之者尚有全體受傷之患從古佳人暗受其害而不知者予請攻而出之從來拭面之巾帕多不止乎拭面擦臂抹胸隨其所至有膩即有油則巾帕之不潔也久矣即有好潔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髮將至額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即非無油少膩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猶打磨細物之人故以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獨沾乎凡有面不受粧越勻越

黑同一粉也一人搽之而白一人搽之而不白者無
是故也以拭面之巾有異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惡也
故善勻面者必須先潔其巾拭面之巾止供拭面之
用又須用過即浣勿使稍帶油痕此務本窮源之法
也

善櫛不如善篦篦者櫛之兄也髮內無塵始得絲絲
現相不則一片如氈求其界限而不得是帽也非髻
也是退光黑漆之器非烏雲蟠繞之頭也故善蓄姬
妾者當以百錢買梳千錢購篦篦精則髮精稍儉其

僅則髮損頭痛篦不數下而止矣篦之極淨始便用梳而梳之爲物則越舊越精人惟求舊物惟求新古語雖然非爲論梳而設求其舊而不得則富者用牙貧者用角新木之梳即搜根剔齒者非油浸十月不可用也

古人呼髻爲蟠龍蟠龍者髻之本體非出粧飾而成隨手綰成皆作蟠龍之勢可見古人之粧全用自然毫無造作然龍乃善變之物髮無一定之形使其相傳至今物而不化則龍非蟠龍乃死龍矣髮非佳人

周彬若云不經點破誰識古人之心是知笠翁者千載

之髮乃死人之髮矣無怪今人善變變之誠是也似其變之之形只顧趣新不求合理只求變相不顧失真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當然者肖之必取其應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類者肖之未有憑空捏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古人呼髮爲烏雲呼髻爲蟠龍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頂髮之繚繞似雲髮之蟠曲似龍而雲之色有烏雲龍之色有烏龍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憑捏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也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荷花頭

以下必不可少之人也

鉢盂頭種種新式非不窮新極異令人改觀然于當然應有形色相類之義則一無取焉人之一身手可生花江淹之彩筆是也舌可生花如來之廣長是也頭則未見其生花生之自今日始此言不當然而然也髮上簪花簪花之義未有以頭爲花而身爲蒂者鉢盂乃盛飯之器殊有倒貯沛人之首而作覆盆之像者此皆事所未聞聞之自今日始此言不應有而有也羣花之色萬紫千紅獨不見其有黑哉其一婦人于此有人呼之爲黑牡丹黑蓮花黑鉢盂者此婦

不經議

須是知岳翁者六合以內必不可無之人也

必艷然而怒怒而繼之以罵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肖其形豈非絕不可解之事乎吾謂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異月新但須籌爲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像多端然總莫妙于雲龍二物仍用其名而變更其實則古製新裁並行而不悖矣勿謂止此二物變來有限須知普天下之物取其千態萬狀越變而越不窮者無有過此二物者矣龍雖善變猶不過飛龍遊龍伏龍潛龍戲珠龍出海龍之數種至于雲之爲物頃刻數遷其位須臾屢易其形千變萬化四

雲髻之[illegible]義得此益彰矣千古人重開生面余試人也

字猶爲有定之稱其實雲之變相千萬二字猶不足以限量之也若得聰明女子日日仰觀天象旣肖雲而爲髻復肖髻而爲雲卽一日一更其式猶不能盡其巧幻畢其離奇矧未必朝朝變相乎若謂天高雲遠視不分明難于取法則令畫工繪出巧雲數朵以紙剪式襯于髮下俟櫛沐旣成而後去之此簡便易行之法也雲上儘可着色或簪以翠花或飾以珠翠幻作雲端五綵視之光怪陸離但須位置得宜使與雲體相合若其中應有此物者勿露時花珠翠之本

形則盡善矣肖龍之法如欲作飛龍游龍則先以巳髮梳一光頭于下後以假髭製作龍形盤旋繚繞覆于其上務使離髮少許勿使相粘相貼始不失飛龍游龍之義相粘相貼則是潛龍伏龍矣懸空之法不過用鐵線一二條襯于不見之處其龍爪之向下者以髮作線縫于光髮之上則不動矣戲珠龍法以髭作小龍二條綴于兩旁尾向後而首向前前綴大珠一顆近于龍嘴名爲二龍戲珠出海龍亦照前式但以假髭作波浪紋綴于龍身空隙之處皆易爲之是

數法者皆以雲龍二物分體爲之是雲自雲而龍自龍也乎又謂雲龍二物勢不宜分雲從龍風從虎周易業有成言是當合而用之同一用鬚同一作假何不幻作雲龍二物使龍勿露全身雲亦勿作全朵忽而見龍忽而見雲令人無可測識是美人之頭盡有盤旋飛舞之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不幾兩擅其絕而爲陽臺神女之現身哉噫笠翁于此搜盡枯腸爲此髻者不可不加尸祝天年以後倘得爲神則將往來綉閣之中驗其所製果有裨于花容月貌否也

薰陶

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結自胞胎非由薰染佳人身上實實有此一種非飾美之詞也此種香氣亦有姿貌不甚妖艷而能偶擅其奇者總之一有此種即是夭折摧殘之兆紅顏薄命未有捷于此者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其力維何富貴之家則需花露花露者摘取花瓣入甑醞釀而成者也薔薇最上羣花次之然用不須多每于盥

浴之後挹取數匙入掌拭體拍面而勻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無其氣息是以爲佳不似他種香氣或速或沉是蘭是桂一嗅即知者也其次則用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閨中應有之事皂之爲物亦有一種神奇人身偶染穢物或偶沾穢氣用此一擦則去盡無遺由此推之即以百和奇香拌入此中未有不與垢穢並除混入水中而不見者矣乃獨去穢而存香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別皂之佳者一浴之後香氣經日不散豈非天造地設

以供修容飾體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縣出者
爲第一但價值稍昂又恐遠不能致多則浴體少則
止以浴面亦權宜豐儉之策也至于香茶沁口費亦
不多世人但知其貴不知每日所需不過指大一片
重止毫釐裂成數塊每于飯後及臨睡時以少許潤
舌則滿吻皆香多則味苦而反成藥氣矣凡此所言
皆人所共知予特申明其說以見美人之香不可使
之或無耳別有一種爲値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
嗅而不辨其香者請揭出言之菓中荔子雖出人間

實與交梨火棗無別其色國色其香天香乃菓中尤物也予遊閩粤幸得飽啖而歸庶不虛生此口但恨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陳不如鮮夫人而知之矣殊不知荔之陳者香氣未嘗盡沒乃與橄欖同功其好處却在回味時耳佳人就寢止啖一枚則口脂之香可以竟夕多則甜而膩矣須擇道地者用之楓亭是其選也人問沁口之香爲美人設乎爲伴美人者設乎予曰伴者居多若論美人則五官四體皆爲人設奚止口內之香

點染

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今世諱言脂粉動稱污人之物有滿面是粉而云粉不上面徧唇皆脂而曰脂不沾唇者皆信唐詩太過而欲以虢國夫人自居者也噫脂粉焉能污人人自污耳人謂脂粉二物原為中材而設美色可以不需予曰不然惟美色可施脂粉其餘似可不設何也二物頗帶世情大有趨炎附熱之態美者用之愈增其美陋者加之更益其陋使以絕代佳人而微施粉澤

略染猩紅有不增嬌益媚者乎使以媸顏陋婦而丹鉛其面粉藻其姿有不驚人駭眾者乎詢其所以然之故則以白者可使再白黑者難使遽白黑上加之以白是欲故顯其黑而以白物相形之也試以一墨一粉先分二處後合一處而觀之其分處之時黑自黑而白自白雖云各別其性未甚相讐也迨其合處遂覺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礙難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類者可使同居即不相類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

反之物則斷斷勿使同居同居必爲難矣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脂則不然面白者可用面黑者亦可用但脂粉二物其勢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塗脂則其色燦然可愛倘面無粉澤而止丹其唇非但紅色不顯且能使面上之黑色變而爲紫以紫之爲色非係天生乃紅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黑一見紅若逢故物不求合而自合精光相射不覺紫氣東來使乘老子青牛竟有五色燦然之瑞矣若是則脂粉二物竟與若輩無緣終身可不用矣何以世間女子人人不

舍刻刻相需而人亦未嘗以脂粉多施擯而不納者曰不然予所論者乃面色最黑之人所謂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反者也若介在黑白之間則相類而相似矣既相類而相似有何不可同居但須施之有法使濃淡得宜則二物爭效其靈矣從來傅粉之面止耐遠觀難于近視以其不能勻也畫士着色用膠始勻無膠則研殺不合人面非同紙絹萬無用膠之理此其所以不勻也有法焉請以一次分爲二次自淡而濃由薄而厚則可保無是患矣請以他事喻之磚

非誠云親驗至此真老于閨豪得者

匠以石灰粉壁必先上粗灰一次後上細灰一次先上不到之處後上者補之後上偶遺之處又有先上者襯之是以厚薄相均泯然無迹使以二次所上之灰併爲一次則非特拙匠難匀巧者亦不能徧及矣粉壁且然況粉面乎今以一次所傅之粉分爲二次傅之先傅一次俟其稍乾然後再傅第二次則濃者淡而淡者濃雖出無心自能巧合遠觀近視無不宜矣此法不但能匀且能變換肌膚使黑者漸白何也染匠之于布帛無不由淺而深其在淺深之間者則

非淺非深另有一色即如文字之有過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變爲紅再使紅變爲紫紅即白紫之過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使白變爲藍再使藍變爲青藍即白青之過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如婦人面容稍黑欲使竟變爲白其勢實難今以薄粉先勻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間非若曩時之純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變爲深白非使純黑變爲全白也難易之勢不大相徑庭哉由此推之則二次可廣爲三深黑可同于淺人間世上無不可

用粉匀面之婦人矣此理不待驗而始明凡讀是編者批閱至此即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為風雅功臣亦可謂紅裙知已初論面容黑白未免立說過嚴非過嚴也使知受病實深而後知德醫人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舍此更有二說皆淺乎此者然亦不可不知匀面必須匀項否則前白後黑有如戲場之鬼臉匀面必記掠眉否則霜花覆眼幾類春生之社婆至于點唇之法又與匀面相反一點即成始類櫻桃之體若陸續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長短寬窄之痕

另爲成串櫻桃非一粒也

閒情偶寄七卷目次

閒情偶詩

歌對

閒情偶寄卷之七

湖上笠翁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　將蟠　仝訂

治服第三

古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云。三代爲宦。着衣喫飯。古語今詞。不謀而合。可見衣食二事之難也。飲食載于他卷。茲不具論。請言被服一事。寒賤之家。自羞襤褸。動以無錢置服爲詞。謂一朝發蹟。男可翩翩裘

秀心云。此所謂三家村婦。學宮粧院體。愈增其醜著。被笠翁拈訣爲之□語

馬。婦則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猶人身之附于其地。人與地習久。始相安。以極奢極美之服。而驟加儉朴之軀。則衣衫亦類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寬者似窄。短者疑長。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項宜伸而領爲之曲。物不隨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爲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慣。頭與冠不相稱也。此猶麄淺之論。未及精微。衣以章身。請斷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

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愚賢不肖之實備于躬猶富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謚章其貧貴者服之章其貴賤者服之謚章其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爲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于此衣百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自能躍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爲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況羅綺而文繡者乎丐夫菜傭竊得

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禍以服能章貧不必定爲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富潤屋德潤身之解亦復如是富人所處之屋不必盡爲畫棟雕梁即布茅舍數椽而過其門入其室者常見葦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潤也公卿將相之後子孫式微所居門第未嘗稍改而經其地者覺有冷氣侵人此家門枯槁之過潤之無其人也從來讀大學者未得其解釋以屋飾粉藻之義果如其言則富

豔成云說部書稍可補大學衍義

人舍其舊居另覓新居而加以雕鏤粉藻則有德之人亦將棄其舊身另易新身而後謂之心廣體胖乎甚矣讀書之難而章句訓詁之學非易事也予嘗以此論見之說部今復敘入閒情竊恐此等詮解豈好閒情作小說者所能道哉偶寄云爾

首飾

珠翠寶玉婦人飾髮之具也然增嬌益媚者以此損嬌掩媚者亦以此所謂增嬌益媚者或是面容欠白

或是髮色帶黃有此等奇珍異寶覆于其上則光鋩四射能令肌髮改觀與玉蘊于山而山靈珠藏于澤而澤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髮黑之佳人滿頭翡翠環髮金珠但見金而不見人猶之花藏葉底月在雲中是儘可出頭露面之人而故作藏頭蓋面之事巨眼者見之猶能略迹求真謂其美麗當不止此使去粉飾而全露天真還不知如何嫵媚使遇皮相之流止談妝飾之離奇不及姿容之窈窕是以人飾珠翠寶玉非以珠翠寶玉飾人也故女子一生戴珠頂翠

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所謂一月者自作新婦下歸之日始至滿月卸粧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無可奈何父母置辦一場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艷粧盛飾不足以慰其心過此以往則當去桎梏而謝羈囚終身不修苦行矣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則不可不求精善富貴之家無妨多設金玉犀貝之屬各存其製屢變其形或數日一更或一月一更皆未嘗不可貧賤之家力不能辦金玉者寧用骨角勿用銅錫骨角耐觀製之佳者與犀貝無異銅錫非止

展成云。歡字妙。翠碎捻。花打人。末絕殺。風甚矣。

不雅且能損髮簪珥之外所當飾髮者則莫妙于時花數朶較之珠翠寶玉非止雅俗判然亦且生死迥別清平調之首句云名花傾國兩相歡歡者喜也相歡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也漢武云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吾謂金屋可以不設藥欄花榭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富貴之家如得麗人則當遍訪名花植于闈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

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婦屋傍稍有隙地亦當種樹栽花以備點綴雲鬟之用他事可儉此事獨不可儉婦人青春有幾男子遇色爲難儘有公侯將相富室大家或苦緣分之慳或病中宮之妒欲親美色而畢世不能我何人斯而擅有此樂不得一二事娛悅其心不得一二物粧點其貌是爲暴殄天物猶傾精米潔飯于糞壤之中也即使赤貧之家卓錐無地欲藝時花而不能者亦當乞諸名園購之擔上即使日費幾文錢不過

少飲一杯酒既悅婦人之心復娛男子之目便宜不亦多乎更有儉于此者近日吳門所製像生花窮精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純用通草每朵不過數文可備月餘之用絨絹所製者價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真而時人所好偏在彼而不在此豈物不論美惡止論貴賤乎噫相士用人者亦復如此矣止于物

吳門所製之花花像生而葉不像生戶戶皆然殊不可解若去其假葉而以真者綴之則因葉真而花益

真矣亦是一法

時花之色白爲上黃次之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木紅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艷止宜壓在髩下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則類村粧以村婦非紅不愛也

花中之茉莉舍插髩之外一無所用可見天之生此原爲助粧而設粧可少乎珠蘭亦然珠蘭之妙十倍茉莉但不能處處皆有是一恨事

予前論髩欲人革去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等恠形

而以假髮作雲龍等式客有過之者謂吾儕立法當使天下去贋存眞奈何教人爲僞余曰生今之世行古之道立言則善誰其從之不若因勢導利使之漸近自然婦人之首不能無飾自昔爲然矣與其飾以珠翠寶玉不若飾之以髩髩雖云假原是婦人頭上之物以此爲飾可謂還其固有又無窮奢極靡之濫費與崇尚時花鄙黜珠玉同一理也予甞不能爲高世之論哉慮其無稗人情耳

簪之爲色宜淺不宜深欲形其髮之黑也玉爲上乘

之近黃者蜜蠟之近白者次之金銀又次之瑪瑙琥珀皆所不取簪頭取象于物如龍頭鳳頭如意頭蘭花頭之類是也但宜結實自然不宜玲瓏雕斲宜與髮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躍之形蓋簪頭所以壓髮服貼爲佳懸空則謬矣

飾耳之環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銀一點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粧艷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過丁香之一倍二倍既當約小其形復宜精雅其制切忌爲古時絡索之樣時非元夕

何須耳上懸燈若再飾以珠翠則爲福建之珠燈丹
陽之料絲燈矣其爲燈也猶可厭況爲耳上之環乎

衣衫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
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繡之服被垢蒙塵反不
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不貴精也紅紫深艷之色
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
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家
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稱

[illegible]

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爲讐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麄者愈形其嬌此等即非國色亦去夷光王嬙不遠矣然當

如攻柑愈錯間剛中偶爲之亦自綮人

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然不得已而強言其略則在務從其近而已面顏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淺則愈彰其黑矣肌膚近膩者衣服可精可麤其近糙者則不宜精而獨宜麤精則愈形其糙矣然而貧賤之家求爲精與深而不能富貴之家欲爲麤與淺而不可則奈何曰不難布苧有精麤深淺之別綺羅文采亦有精麤深淺之別非謂布苧必麤而羅綺必精

錦繡必深而縞素必淺也紬與絹之體質不光花紋突起者即是精中之麄深中之淺布與苧之紗線緊密漂染精工者即是麄中之精淺中之深凡予所言皆貴賤咸宜之事既不詳綉戸而略衡門亦不私貧家而遺富室蓋美女未嘗擇地而生佳人不能選夫而嫁務使得是編者人人有裨則憐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邇來衣服之好尚有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為人心世道之憂者請並言之

其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復加者矣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然青之爲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數但就婦

人所宜者而論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覺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覺甚老此其宜于歲者也貧賤者衣之是爲貧賤之本等富貴者衣之又覺脫去繁華之習但存雅素之風亦未嘗失其富貴之本來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極不耐汚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膩之痕非染不能復着染之即成舊衣此色不然惟其極濃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覺惟其極深也凡淺乎此者皆納其汚而不辭

此又其宜于體而適于用者也。貧家止此一衣。無他美服相襯。亦未嘗盡現底裏。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艷。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則一縷欠精。即彰其醜矣。富貴之家。凡有錦衣綉裳。皆可服之于內。風飄袂起。五色燦然。使一衣勝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窮其底蘊。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此獨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裏衣之文越著。有復古之美名。無泥古之實害。二八佳人。如欲華美其制。則青上灑綫。青上堆花。較之他色更顯。反覆求

之衣巳之妙未有過于此者後來便有所變亦皆畢
一靡百不能事事咸宜此可所謂大勝古昔可爲一
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
憂者則零幹碎補之服俗名呼爲水田衣者是巳衣
之有縫古人非好爲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
不同不能像體而織是必製爲全帛剪碎而後成之
卽此一條兩條之縫亦是人身贅瘤萬萬不能去之
故强存其迹讚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無縫明言人
間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條兩條廣爲數

屬戒此服是者自當數變節也

十百條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類人間世上然則愈趨愈下將有何物而後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為之豁韭縫衣之奸匠明為裁剪賠作穿窬逐段竊取而藏之無由出脫創為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厭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羣然則而傚之毀成片者為零星小塊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縫碎裂者為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現出家之相風俗好尚之遷移常有關于氣數此制不始于今而始于崇禎末年予見而詫之嘗請人曰衣衫無故易形殆有若或使

之者。六合以內。得無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幾而胡氛四起。割裂中原。人謂予言不幸而中。方今

聖人御世。萬國來歸。車書一統之朝。此等制度自應潛華。倘遇同心。謂芻蕘之言。不甚訛謬。交相勸諭。勿效前轍。則予爲是言也。亦猶鷄鳴犬吠之聲。不爲無補于盛治耳。

雲肩以護衣領。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須與衣同色。近觀則有。遠視若無。斯爲得體。即使難于一色。亦須不甚相懸。若衣色極深。而雲肩極淺。或衣色極

淺而雲肩極深則是身首判然雖曰相連實同異處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謂雲肩之色不惟與衣相同更須裡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則夾裏之色亦當用青外色是藍則夾裏之色亦當用藍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時時服貼稍遇風飄則夾裏向外有如颶吹殘葉風捲敗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現歷亂蕭條之景矣若使裏外一色則任其整齊顛倒總無是患然家常則已出外見人必須暗定以線勿使與服相離

而色純總不如不動之爲愈也

婦人之粧隨家豐儉獨有價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無一曰半臂俗呼背褡者是也一曰束腰之帶俗呼鸞縧者是也婦人之體宜窄不宜寬一着背褡則寬者窄而窄者愈顯其窄矣婦人之腰宜細不宜麄一束以帶則麄者細而細者倍覺其細矣背褡宜着于外人皆知之鸞縧宜束于內人多未諳帶藏衣內則雖有若無似腰肢本細非有物縮之使細也

裙製之精麄惟視折紋之多寡折多則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折少則往來局促有拘攣桎梏之形

折多則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颻折少則膠柱難移有態亦同木强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則折紋之不少可知予謂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觀尚須十幅益裙幅之增所費無幾況增其幅必減其縫惟細縠輕綃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則為滯物與幅減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與他費不同婦人之異于男子全在下體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其所以為室者只在幾希之間耳掩藏秘器愛護家珍全在羅裙

幾幅亦不豐其料而美其制以貽采葑采菲者誚乎近日吳門所尚百襉裙可謂盡美乎謂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較舊制稍增較新制略減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則得豐儉之宜矣吳門新式又有所謂月華裙者一襉之中五色俱備猶皎月之現光華也予獨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觀蓋下體之服宜淡不宜濃宜純不宜雜予嘗讀舊詩見飄颺血色裙拖地紅裙妒殺石榴花等句頗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則

亦豔羨村婦而已矣。烏足動雅人韻士之心哉。惟近製彈墨裙。頗饒別致。然猶未獲我心。嘗欲出新裁以正同調。思而未製。不敢輕以誤人也。

鞋襪

男人所着之履。俗名爲鞋。女子亦名爲鞋。男子飾足之衣。俗名爲襪。女子獨易其名而曰褶。其實褶即襪也。古云凌波小襪。其名最雅。不識後人何故易之。襪色尚白。尚淺紅。鞋色尚深紅。今復尚青。可謂制之盡美者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謂制之

盡美而又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設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醜婦效顰。非爲佳人助力。近有矯其弊者。窄小金蓮。皆用平底。使與僞造者有別。殊不知此制一設。則人人向高底乞靈。高底之爲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則大者亦小。無之則小者亦大。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吾謂高底不宜盡去。祇在減損其料而已。足

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于薄薄則本體現矣利于大而不利于小小則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極薄極小者形之則似鶴立鷄羣不求異而自異世豈有高底如錢不扭揑而能行之大脚乎

古人取義命名纖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龍名髻爲雲名髮之類是也獨于婦人之足取義命名皆與實事相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蓮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婦人之足者必曰金蓮名最小之足者則曰三寸金蓮使婦人之足果如蓮瓣之爲形則其闊而

大也尚可言乎極小極窄之蓮瓣豈止三寸而已乎

此金蓮之義之不可解也從來名婦人之鞋者必曰鳳頭世人顧名思義遂以金銀製鳳綴于鞋尖以實之試思鳳之爲物止能小于大鵬方之衆鳥不幾洋洋乎大觀也哉以之名鞋雖曰贊美之詞實類譏諷之跡如曰鳳頭二字但肖其形鳳之頭銳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則衆鳥之頭儘有銳于鳳者何故不以命名而獨有取于鳳且鳳較他鳥其首獨昂婦人趾尖妙在低而能伏使如鳳凰之昂首其形尚可觀乎此

鳳頭之義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則古人之命名取義。果何所見而云然。豈終不可解乎。曰有說焉。婦人纍足之制。非由前古。蓋後來添設之事也。其命名之初。婦人之足。亦猶男子之足。使其纍如蓮瓣之稍尖。鳳頭之稍銳。亦可謂古之小脚。無其制而能約小其形。較之今人。殊有過焉者矣。吾謂鳳頭金蓮等字相傳已久。其名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萬勿肖其實。如肖其實。則極不美觀。而爲前人所誤矣。不寧惟是。鳳爲羽蟲之長。與龍比肩。乃帝王飾衣飾器之物也。以

之飾足無乃大褻名器乎嘗見婦人綉襪每作龍鳳之形皆昧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為指破近日女子鞋頭不綴鳳而綴珠可稱善變珠出水底宜在凌波襪下且似粟之珠價不甚昂綴一粒于鞋尖滿足俱呈寶色使登歌舞之氍毹則為走盤之珠使作陽臺之雲雨則為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見不及此亦猶末色之變青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暗合道妙者也予友余子澹心向作鞋襪辨一篇考纏足之從來覈婦履之原製精而且確足與此說相發明附載于後

婦人鞋襪辨

余懷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勾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可見男女之屨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考之纏足起于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網帶纓絡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着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

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微詞客
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天姣。以
至面妝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靡。鬢髮眉眼。唇齒腰
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
語及足之纖小者。即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
繡白脛。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
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
六寸膚圓光緻緻。杜牧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
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夫六寸八寸。

素白豐姸。可見唐以前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即東昏潘妃作金蓮花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為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泰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媼得錦袎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褲。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褲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褲也

楚翁曰○服妖二字著眼○

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有底之襪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羅襪淩躡足容與曹子建云淩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剗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鑿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奩詠玉臺者

以此垂戒。并示勸也。

襪色與鞋色相反。襪宜極淺。鞋宜極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今之女子。襪皆尚白。鞋用深紅深青。可謂盡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襪而淺其鞋。則脚之小者更露。蓋鞋之為色。不當與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磚石之色是也。泥土磚石。其為色也多深。淺者宜于其上。則界限分明。不為地色所掩。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綠而鞋亦綠。則無所見其短長矣。脚之大者。則應反此。宜視地色以為色。則藏拙之法。不獨使高底居功矣。鄙見若此。請以質之金屋主

人轉詢阿嬌。定其是否

習技第四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卻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爲貴葢前人憤激之詞與男子圖官而得禍遂以讀書作官爲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勿作官者等也此皆見噎廢食之說究竟書可竟棄仕可盡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但須爲之夫者旣有憐才之心兼

長成云。兼天孝以德才色爲婦人三不朽。蔡翁以態標。妻以才色嬌妾。史綜不讀。目可。景人宮之如矣。

有馭才之術耳。至于姬妾婢媵。又與正室不同。娶妻如買田庄。非五穀不殖。非桑麻不樹。稍涉遊觀之物。即拔而去之。以其爲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買姬妾如治園圃。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之樹亦栽。不成陰之樹亦栽。以其原爲娛情而設。所重在耳目。則口腹有時而輕。不能顧名兼顧實也。使姬妾滿堂。皆是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靜而彼諠。所答非所問。所

澹心云又是秘本之論可補女史箴展成云

應非所求是何異于入狐狸之穴舍宜淫而外一無事事者乎故習技之道不可不與修容治服並講也技藝以翰墨爲上絲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然儘有專攻男技不屑女紅鄙織紝爲賤役視針綫如仇讐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製亦倩老嫗貧女爲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予謂婦人職業畢竟以縫紉爲主縫紉既熟徐及其他予談習技而

援據女手可以[illegible]業亦美人頭也蠶若之封無業之綵豈非閨再晚後

及女工者以備鞶刺屬之事閨閫中人以皆曉無俟予爲越俎之談其不及女工而仍鄭重其事不敢竟遺者慮開後世逐末之門置紡績蠶繅于不講也雖說閒情無傷大道是爲立言之初意爾

文藝

學技必先學文非曰先難後易正欲先易而後難也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

文理二字之爲鎖鑰其所管者不止于門萬戸益合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此論之發不獨爲婦人女子通天下之士農工賈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賓主凡學文者非爲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旣明則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不用矣天下技藝無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

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
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責備
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嘗不善事
事能精一事自可愈精予嘗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
字記帳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與拙匠不同且有
事半工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擇數人驗之果如予言
粗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
不明也
婦人讀書習字所難只在入門入門之後其聰明必

過于男子以男子念紛而婦人心一故也導之入門貴在情竇未開之際開則志念稍分不似從前之專一然買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寧有幾人如必俟情竇未開是終身無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誘勿阻其機扑作教刑一語非爲女徒而設也先令識字字識而後教之以書識字不貴多每日僅可數字取其筆畫最少眼前易見者訓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日積月纍則一年半載以後不令讀書而自解尋章覓句矣乘其愛看之

時急覓傳奇之有添飾小說之無破綻者聽其翻閱則書非書也不怒不威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師也其故維何以傳奇小說所載之言盡是常談俗語婦人聞之若逢故物譬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識者七未識者三順口念去自然不差是因已識之七字可悟未識之三字則此三字也者非我教之傳奇小說教之也由此而擇鋒摘觸自能曲喻旁通再得男子善為 導使之由淺而深則共枕論文較之登壇講藝其為時雨之化難易奚止十倍哉十人之

中拔其一二最聰慧者日與談詩使之漸通聲律但有說話鏗鏘無重複聱牙之字者即作詩能文之料也蘇夫人說春夜月勝于秋夜月秋夜月令人悽慘春夜月令人和悅此非作詩隨口所說之話也東坡因其出口合律許以能詩傳為佳話此即說話鏗鏘無重複聱牙可以作詩之明驗也其餘女子未必人人若是但能書義稍通則在學諸般技藝皆是鎖鑰到手不愛阻隔之人矣

婦人讀書習字無論學成之後受益無窮即其初學

之時先有裨于觀者只須案攤書本手捏柔毫坐于綠窗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班姬續史之容謝庭詠雪之態不過如是何必睹其題詠較其工拙而後有閨秀同房之樂哉噫此等畫圖人間不少無奈身處其地者皆作尋常事物觀殊可惜耳

欲令女子學詩必先使之多讀多讀而能日不離詩以之作話則其詩意詩情自能隨機觸露而爲天籟自鳴矣至其聰明之所發思路之由開則全在所讀之詩之工拙選詩與讀者務在善迎其機然則選者

維儞曰在平易尖顫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學尖顫者婦人之聰明大約在纖巧一路讀尖顫之詩如逢故我則喜而願學所謂迎其機也所選之詩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晉之詩皆秘勿與見見即阻塞機鋒終身不敢學矣此予選見高明者閱之勢必啞然一笑然予才淺識陋僅足爲女子之師至高峻詞壇則生平未到無怪乎立論之卑也

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義皆可教作詩餘蓋長短句

澧心云世有笠此福者只宜受此等福

法日日見于詞曲之中入者旣多出者自易較作詩之功爲尤賢也曲體最長每一套必須數曲非力贍者不能詩餘短而易竟如長相思浣溪紗如夢令蝶戀花之類每首不過一二十字作之可逗靈機但觀詩餘選本多閨秀女郎之作爲其詞理易明口吻易肖故也然詩餘旣熟即可由短而長擴爲詞曲其勢亦易果能如是聽其自製自歌則是名士佳人合而爲一千古來韻事韻人未有出于此者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樂𡚶欲謫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論前人未

法實實創自笠翁有由此而得妙境者切勿忘其所本

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然學之須分緩急必不可已者先之其餘資性能兼不妨次第並舉不則一技擅長才女之名著矣琴列絲竹別有分門書則前說已備善教由人善習由已其工拙淺深不可強也畫乃閨中末技學不學聽之至手談一節則斷不容已教之使學其利于人已者非止一端婦人無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則妄念不生一也女

予羣居爭端易釀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對坐靜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餘不設一番功課則靜極思動其爾不相下之勢不在几案之前即居床第之上矣一涉手談則諸想皆落度外緩兵降火之法莫善于此但與婦人對壘無事角勝爭雄寧饒數子而輸彼一籌則有喜無嗔笑容可掬若有心使敗非止當下難堪且阻後來弈興矣纖指拈棋躊躇不下靜觀此態儘勾消遣必欲勝之恐天地間無此忍人也

展成云彈琴對文君春風吹聲影[illegible][illegible]

雙陸投壺諸技皆在可緩骨牌賭數亦可消閒且易知易學似不可已

絲竹

絲竹之音推琴爲首古樂相傳至今其已變而未盡變者獨此一種餘皆末世之音也婦人學此可以變化性情欲置溫柔鄉不可無此陶鎔之具然此種聲音學之最難聽之亦最不易凡令姬妾學此者當先自問其能彈與否主人知音始可令琴瑟在御不則彈者鏗然聽者茫然强束官骸以俟其闋是非悅耳

之音乃苦人之具也習之何為凡人買姬置妾總為自娛己所悅者導之使習己所不悅戒令勿為是真能自娛者也嘗見富貴之人聽慣弋陽四平等腔極嫌崑調之冷然因世人雅重崑調强令歌童習之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為苦難此皆不善自娛者也予謂人之性情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厭即使嗜之不當厭之不宜亦不妨自攻其謬自攻其謬則不謬矣予生平有三癖皆世人共好而我獨不好者一為果中之橄欖一為饌中之海參一為衣中之蛸紗

此三物者。人以食我。我亦食之。人以衣我。我亦衣之。然未嘗自沽而食。自購而衣。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諺云。村人喫橄欖。不知回味。寻真海內之村人也。因論習琴而謬談至此。誠為饒舌。

人問主人善琴。始可令姬妾學琴。然則教歌舞者。亦必主人善歌善舞而後教乎。鬚眉丈夫之工此者。有幾人乎。曰不然。歌舞難精而易曉。聞其聲音之婉轉。睹其體態之輕盈。不必知音。始能領略。座中席上。主客皆然。所謂雅俗共賞者是也。琴音易響而難明。非

潛心云足補琴[illegible]
[illegible]琴操之

身習者不知惟善彈者能聽伯牙不遇子期相如不得文君盡日揮絃總成虛鼓吾觀今世之爲琴善彈者多能聽者少延明師教美妾者儘多果能以此行樂不媿文君相如之名者絕少務實不務名此予立言之意也若使主人善操則當舍諸技而專務絲桐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膠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聯絡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值水閣之生涼遇繡窗之無事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聽或兩聲齊發韻不參

若無論身當其境者儼若神仙即畫成一幅合操圖亦足令觀者消魂而知音男婦之生妒也

絲音自焦桐而外女子宜學者又有琵琶絃索提琴之三種琵琶極妙惜今時不尚善彈者少然絃索之音實足以代之絃索之形較琵琶爲瘦小與女郎之纖體最宜近日教習家其于聲音之道能不大謬于宮商者首推絃索時曲次之戲曲又次之予向有場內無文場上無曲之說非過論也止爲初學之時便以取舍得失爲心慮其調高和寡止求爲下里巴人

不顧作陽春白雪故造到五七分即止耳提琴較之絃索形愈小而聲愈清度清曲者必不可少提琴之音即絕少美人之音也春容柔媚婉轉斷續無一不肖即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簫一撮提琴暗譜悠颺之曲使隔花間柳者聽之儼然一絕代佳人不覺動憐香惜玉之思也

絲音之最易學者莫過于提琴事半功倍悅耳娛神吾不能不德創始之人令若輩尸而祝之也

竹音之宜于閨閣者惟洞簫一種笛可暫而不可常

至笙管二物則與諸樂並陳不得已而偶然一用非秀窓所應有也蓋婦人奏技與男子不同男子所重在聲婦人所重在容吹笙擫管之時聲則可聽而容不耐看以其氣塞而腮脹也花容月貌爲之改觀是以不應使習婦人吹簫非止容顏不改且能愈增嬌媚何也按風作調玉笋爲之愈尖簇口爲聲朱唇因而越小畫美人者常作吹簫圖以其易于見好也或簫或笛如使二女並吹其爲聲也倍清其爲態也更顯焚香啜茗而領略之皆能使身不在人間世也

吹簫品笛之人臂上不可無釧釧又勿使太寬寬則藏于袖中不得見矣

歌舞

演習部中已載者一語不贅彼係泛論優伶此則單言女樂然教習聲樂者不論男女二冊皆當細閱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廻身舉步悉帶柳翻花

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常有事在
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弓之子先學為箕良冶之子先
學為裘婦人之學歌舞即弓冶之學箕裘也後人不
知盡以聲容二字屬之歌舞是歌外不復有聲而徵
容必須試舞凡為女子者即有飛燕之輕盈夷光之
嫵媚舍作樂無所見長然則一日之中其為清歌妙
舞者有幾時哉若使聲容二事單為歌舞而設則其
教習聲容猶在可疏可密之間若知歌舞二事原為
聲容而設則其講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責者矣但

觀歌舞不精則其貼近主人之身而爲殢雨尤雲之事者其無嬌音媚態可知也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此聲樂中三昧語謂其漸近自然也予又謂男音之爲肉造到極精處止可與絲竹比肩猶是肉中之絲肉中之竹也何以知之但觀人贊男音之美者非曰其細如絲則曰其清如竹是可槪見至若婦人之音則純乎其爲肉矣語云詞出佳人口予曰不必佳人凡女子之善歌者無論妍媸美惡其聲音皆迥別男人貌不揚而聲揚者有之未有

[illegible][illegible]可觀而聲音不足聽者也但須教之有方導之有術因材而施無拂其天然之性而已矣歌舞二字不止謂登塲演劇然登塲演劇一事爲今世所極尚請先言其同好者

一曰取材取材維何優人所謂配脚色是已喉音清越而氣長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嬌婉而氣足者正旦貼旦之料也稍次則充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帶質樸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壯而略近噍殺者大淨之料也至于丑與副淨則不論喉音止取性情之活

發口齒之便捷而已。然此等脚色。似易實難。男優之不易得者二旦。女優之不易得者淨丑。不善配脚色者。每以下選充之。殊不知婦人體態。不難于莊重妖嬈。而難于魁奇洒脫。苟得其人。即使面貌娉婷。喉音清婉。可居生旦之位者。亦當屈抑而爲之。蓋女優之淨丑。不比男優。僅有花面之名。而無抹粉塗烟之實。雖涉詼諧謔浪。猶之名士風流。若使梅香之面貌勝于小姐。奴僕之詞曲過于官人。則觀者聽者倍加憐惜。必不以其所處之位卑。而遂卑其才與貌也。

二曰正音正音維何察其所生之地禁為鄉土之言使歸中原音韻之正者是已鄉音一轉而即合昆調者惟姑蘇一郡一郡之中又止取長吳二邑餘皆稍遜以其與他郡接壤即帶他郡之音故也即如梁溪境內之民去吳門不過數十里使之學歌有終身不能改變之字如呼酒鍾為酒宗之類是也近地且然況愈遠而愈別者乎然不知遠者易改近者難改詞語判然聲音迥別者易改詞語聲音大同小異者難改譬如楚人往粵越人來吳兩地鄉音判如霄壤或

此呼而彼不應或彼說而此不言勢必大費精神改唇易舌求爲同聲相應而後已止因自任爲難故轉覺其易也至入附近之地彼所言者我亦能言不過出口收音之稍別改與不改無甚關係往往因仍苟且以度一生止因自視爲易故轉覺其難也正音之道無論異同遠近總當視易爲難選女樂者必自吳門是已然尤物之生未嘗擇地燕姬趙女越婦秦娥見于載籍者不一而足惟楚有材惟晉用之此言晋人善用非曰惟楚爲能生材也予遊徧域中覺四方

聲音凡在二八上下之年者無不可改惟八閩江右二省新安武林二郡較他處爲稍難耳正音有法當擇其一韻之中字字皆別而所別之韻又字字相同者取其喫緊一二字出全副精神以正之正得一二字轉則破竹之勢已成凡屬此一韻中相同之字皆不正而自轉矣請言一二以概之九州以內擇其鄉音最勁舌本最強者而言則莫過于秦晉二地不知秦晉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無東鍾晉音無眞文秦音呼東鍾爲眞文晉音呼眞文爲東鍾此

予身人其地習處其人細細體認而得之者秦人呼中庸之中為肫通達之通為吞東南西北之東為敦青紅紫綠之紅為魂凡屬東鍾一韻者字字皆然無一合乎本韻無一不涉真文豈非秦音無東鍾秦音呼東鍾為真文之實據乎我能取此韻中一二字切訓教諄導之以易一字能變則字字皆變矣晉音與秦音雖不能處處相同然凡屬真文一韻之字其音皆彷彿東鍾如呼子孫之孫為松崑腔之崑為空之類是也即有不盡然者亦在依稀彷彿之間正之

亦如前法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使無東鍾而有東鍾無眞文而有眞文兩韻之音各歸其本位矣秦晉且然況其他乎大約北音多平而少入多陰而少陽吳音之便于學歌者止以陰陽平仄不甚謬耳然學歌之家儘有度曲一生不知陰陽平仄爲何物者是與𮀾魚日在書中未嘗識字者等也予謂教人學歌當從此始平仄陰陽旣諳使之學曲可省大半工夫正音改字之論不止爲學歌而設凡有生于一方而不屑爲一方之士者皆當用此法以掉其舌至于身

在青雲有率吏臨民之責者更宜洗滌方音講求韻學務使開口出言人人可曉常有官說話而吏不知民辯冤而官不解以致誤施鞭扑倒用勸懲者聲音之能悅人豈淺鮮哉

正音改字切忌務多聰明者每日不過十餘字資質鈍者漸減每正一字必令于尋常說話之中盡皆變易不定在讀曲念白時若止在曲中正字他處聽其自然則但于眼下依從非久復成故物蓋借詞曲以變聲音非假聲音以善詞曲也

三曰習態。態自天生。非關學力。前論聲容已備悉其
事矣。而此復言習態。抑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說
閨中。此言場上。閨中之態全出自然。場上之態不得
不由勉强。雖由勉强。却又類乎自然。此演習之功之
不可少也。生有生態。旦有旦態。外末有外末之態。淨
丑有淨丑之態。此理人人皆曉。又與男優相同。可置
弗論。但論女優之態而已。男優粧旦。勢必加以扭揑。
不扭揑不足以肖婦人。女優粧旦。妙在自然。切忌造
作。一經造作。反類男優矣。人謂婦人扮婦人。焉有造

作之理此語屬贅不知婦人登場定有一種矜持之態自視爲矜持人視則爲造作矣須令于演劇之際只作家內想勿作場上觀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此言旦脚之態也然女態之難不難于旦而難于生不難于生而難于外末淨丑又不難于外末淨丑之坐卧歡娛而難于外末淨丑之行走哭泣總因脚小而不能跨大步面嬌而不肯妝瘁容故也然妝龍像龍妝虎像虎妝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榮得辱反不若設身處地酷肖神情使人贊美之爲愈矣

至于美婦扮生較女粧更爲綽約潘安衞玠不能復
見其生時借此權爲小像無論塲上生姿曲中耀
目卽于花前月下偶作此形與之坐談對弈啜茗焚
香雖歌舞塲之餘文實溫柔鄉之異趣也